

柯仲平陇东往事

□ 刘志洲

“民众剧团”在庆阳时,后来唱遍全国的《高楼万丈平地起》的作者、劳动英雄、农民诗人孙万福(环县曲子镇刘旗村人)从延安开完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会议回来了,柯仲平马上和他交朋友。两个老人一见如故,共同生活了几天,柯仲平从孙万福那里得到不少东西,熬了几天几夜,一个万行诗剧《孙万福回来了》就创作出来了。写的是孙万福开完英雄会从延安回来,激动地用诗向乡亲们诉说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。

1944年2月7日晚,陇东地委、专署在陇东大礼堂举行欢迎会,王维舟、马锡五等出席,800多人参加,文工团演出《刘二起家》、陇东剧团演出诗剧《孙万福回来了》等节目助兴。当剧团演出时,先请孙万福登台朗诵诗,他虽不识字,却是个出口即成的诗人,给演出添了许多情趣。剧团要上演《孙万福回来了》,演员们都想看看孙万福本人。可孙万福进城去了,演员们都希望能在路上碰上他。果然,一个50来岁(其实他当时已经61岁了)面孔黝黑的庄稼汉,迎着阳光,迈着踏实的步子,披着羊皮大袄,牵着马,显得更加结实健壮。“老英雄!我们刚才到你家里去了。”热情、诚挚、豪爽的老英雄,笑容满面,向这一群陌生人伸出粗壮的劳动人民的手。第二天,孙万福给演员们送来一筐鸡蛋,一罐他自酿的黄酒。晚上,寒风凛冽。他自己站在广场里看演员们的《孙万福回来了》,戏完了,演员们把孙万福拉到后台,请他作一首诗,他想都没有想,顺口便念了出来:“咱们边区延安政府,抗战有剧团,边区各县宣传把名传,组织的个个人都有钱;咱们党政军民是一家人,咱们吃米不忘毛主席种谷人!”《孙万福回来了》这个剧,剧团虽在庆阳演过,因是诗剧而非舞台剧,诗多戏少,感觉演起来不尽适宜,这个剧本,现在早已找不到了。

边区的泥土里,往往埋藏着璀璨的明珠——群众改天换地的英雄业绩,这些艺术的珍宝深埋在农村这片沃土里,等待着艺术家们去发掘开采。当“民众剧团”大队人马带着《马渠游击小组》

《孙万福回来了》等剧目到陇东专区的镇原、曲子、环县、西华池等地巡回演出时,柯仲平又与他们分道扬镳。他按照陇东马锡五专员的建议,去华池县采访边区特等模范村——城壕村。他带着勤务员刘青云,骑着马从另一条大路前进,准备去采摘一颗艺术明珠。这一老一小互相照顾,柯仲平并不把那匹马当作自己的专利品,而是两个人轮换着骑。柯仲平先骑一段,把马拴在树上自己先走一段,然后刘青云再把马骑上去追柯仲平。就这样两个人换来换去,不两天就到了华池县的城壕村。

柯仲平的那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合群性,使他一来就与城壕村的群众打得火热。他最爱询问别人的年纪,每当群众们问柯仲平多大岁数,他回答四十五的时候,群众们就哈哈大笑。柯仲平住在城壕村支部书记——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张振财家里,和张振财同吃一锅饭,同睡一铺炕。面对面倾听英雄诉说他是如何领导群众创建了这个模范村的。创业难呀!外有敌特的骚扰,内有封建思想的侵蚀,张振财是经过了漫长的搏斗,才战胜了这两股恶势力,获得陕甘宁边区模范村称号的。来到这个模范村,柯仲平这个爱激动的诗人越发终日生活在激动里。柯仲平对于到民间去,如同蜜蜂对花香一样,嗅觉特灵。白天,他东家进西家出,去和群众谈心交友,倾听他们的诉说和呼声,并仔细记录着。多年来他练就了一手速记的本领,写有一手又快、又小、又匀称的字。夜里,他伏案走笔,忙着把城壕村写成剧本,让“民众剧团”去排演。偏偏天不遂人愿,正当他埋头写作时,脱肛病犯了,加上胃病吃不进饭。疼,他倒不怕,主要是没法坐下来写,无奈他只好用半个屁股坐着凳子,继续埋头写作。别人看他苦,可他还乐在其中,注意力都集中在写作上,把疼痛忘了。每天找他的人很多,为了把剧本赶出来,柯仲平只好把自己关在屋里,让别人从外面把门锁上。不几天,一个能上演三个来钟头、四十场戏的大型歌剧《模范城壕

村》写成了。柯仲平创作的刻苦勤奋,也就可想而知。《模范城壕村》成功再现了城壕村创建模范村的过程,歌剧中共出现了22个人物,几个主要人物都刻画得性格鲜明,栩栩如生。劳动英雄张振财公而忘私,献身于模范村的事迹;二流子董生财被写得活灵活现了;生财妻的刚毅,满宝妻的泼辣,都跃然纸上。这个剧本,在1944年4月2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委召开的春节期间文艺下乡演出总结大会上,获得剧本创作一等奖。艾思奇(解放日报编辑)请柯仲平写一篇文章,谈谈《模范城壕村》的创作,准备在《解放日报》文艺版发表。艾思奇一催再催,柯仲平始终没时间动笔,这篇文章不得不流产了,非常可惜。《模范城壕村》被收录在《柯仲平纪念文集(三)》中。”柯仲平说:“咱们演戏就是做群众工作。不了解他们,不熟悉他们,不和他们打成一片,你的戏就演不好,起不到应该起到的作用。”边区老百姓热情欢迎“民众剧团”,给他们编了几句信天游:“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,咱们的民众剧团过来了。一杆杆大旗碰壁上插,我把你亲人迎回家。”

“柯仲平的一生,是革命的一生,战斗的一生,勇于开拓的一生,一个把一生献给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著名诗人,一辈子和人民血肉相连、休戚与共的文艺战士。”老一辈革命家对柯仲平的评价和赞誉,也勾勒出了柯仲平坎坷而充满斗争精神的一生。他是党的文艺思想“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,首先是为人民工农兵”的坚定践行者,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道路。他以对党的绝对忠诚和饱满的革命激情,用他擅长的艺术形式,写出了许多工农兵大众喜闻乐见、听得懂、看得明白的诗歌和戏剧等作品,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,鼓舞军民的抗日士气,因而得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和关心支持,为陕甘宁边区文艺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这是柯仲平作为一个革命文艺战士的骄傲,更无愧他“云南三杰”的殊荣。

(连载完)



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第一保育院

中共创办的第一所保育机构

□ 周铁钧

1938年,中国共产党提出“放手发动群众,壮大人民力量”的抗战方针,大批延安党政军干部奔赴抗战一线,组织、领导人民群众的对敌斗争。但他们很多人有年幼的子女,留在解放区无人照料,有的不得不托付给朋友、亲属或当地老乡。

当时,解放区经济困难、物质匮乏、敌情复杂,孩子长期缺乏营养,发育不良,会随时染病或发生意外。为此,建立一所集中哺育、抚养前线将士和革命干部子女的保育机构已刻不容缓。

1938年10月2日,在中共中央全力支持下,由“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”领导人康克清负责的“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第一保育院(以下简称“保育院”)”成立,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保育机构。为防敌机空袭,“保育院”设在距延安30多公里的安塞县小草峪村。随形势好转、条件改善,不到两年,全院工作人员从初起的19人增至120多人,抚育的孩子从57名增加到280多名。

“保育院”初建,就制定出完善的规章制度,孩子的衣食住行都统一管理,每人有自己的床、被褥和用具,睡觉、洗漱、吃饭、上课、游戏等都有规定时间等。为保证孩子们健康成长,中央财政拨专款、设专人定期为“保育院”采购奶粉、肉、蛋、水果、蔬菜等,孩子们每天都吃到营养搭配的食品。

孩子们的游戏活动十分丰富,院落有滑梯、木马、秋千等,室内有拼图、积木、布虎等,保育员还编排出许多游戏让孩子们挥洒童心,尽享欢乐:“丢、丢、丢手绢,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,大家不要告诉他……”这首至今还能听到的儿歌,就是当时保育员创作出的“丢手绢”游戏歌词,后来,被边区文化协会的作曲家关鹤岩谱上旋律,广泛传唱,成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。

1939年春,麻疹流行。一天,保育员发现有的孩子高烧、咳嗽,疑似被感染,如不及时救治、控制传染,后果不堪设想。康克清即刻赶往医院,请来医生诊治,对患病的孩子隔离护理。

中央领导也十分关心保育院的疫情,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指示要派最好的医生、用最好的药品,还亲自调拨10多头奶牛,批量的肉、蛋等,为孩子们增加营养。

保育员们也采取各种办法控制传染,如:用流动水洗手洗脸;室内每天喷洒消毒液;用两口大锅24小时烧开水,一口煮餐具,另一口煮衣物,杀毒灭菌……发生疫情的70多天后,感染的60多个孩子全部康复,在缺医少药、物品匮乏的年月,迅速控制住了传染,堪称奇迹。

1946年,胡宗南率20余万人进攻解放区。同年11月5日,中共中央指示:“保育院”要尽快撤离延安。5天后,60多名保育员、136个孩子在“359旅”一个分队的保护下,携带近千斤奶粉、肉松、饼干、炒面、鸡蛋等婴幼儿食品、药品、衣物等踏上转移征程。

当时,孩子只能或坐或躺在马背的驮篮里,长长的马队行进缓慢,很容易被空袭。一次行军时突遭敌机轰炸,保育员肖桂英把孩子揽在怀里卧倒,自己左臂被炸伤,她仍护着孩子艰难爬到隐蔽处;一匹马被炸翻,孩子抛了出来,战士张贵权冲上去,把他护在身后。孩子得救了,张贵权却被炸伤双腿。

保育员和八路军用生命保护着孩子,渡过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,又翻越绵山在山西襄垣修整,后又历经艰辛抵达河北平山……共历时34个月,辗转3000里,在堪称“娃娃长征”的艰难跋涉中,无一孩子掉队、伤亡。

自1938年“保育院”成立到1945年抗战胜利,解放区还相继创办了“第二保育院”、“中央托儿所”等,哺育、抚养婴幼儿3千多名,极大解决了抗日将士、党政干部的后顾之忧,为革命花园培育出大批茁壮的幼苗,是中国共产党名副其实的“红色摇篮”。

珍赏

五彩瓷碗绘竞渡

□ 胡胜盼



唐代武将张建封《竞渡歌》诗云:“鼓声三下红旗开,两龙跃出浮水来。棹影斡波飞万剑,鼓声劈浪鸣千雷。鼓声渐急标将近,两龙望标目如瞬。”诗作描绘龙舟竞渡实况,场面壮观、热烈。端午之际,品赏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明代景德镇窑五彩竞龙舟图碗,可谓别有情趣。

景德镇窑五彩竞龙舟图碗,内壁碗心饰云龙纹,碗口装饰带绘草叶纹,外壁纹饰自上而下分三个装饰区,碗口饰青花红彩花卉,圈足以釉上红彩饰连续的螺旋状云纹。碗腹为主要装饰区,以釉下青花及釉上红、绿彩描绘荷花芦苇间龙舟竞渡的场景,四艘龙船式样色彩均各有别。整件器物色彩鲜艳、形象生动,体现了很高的设计和烧造水平。碗底有“大明万历年制”青花双圈款。现藏上海博物馆。万历年间景德镇彩瓷生产较多,以青花五彩器为主,除蓝色以釉下青花替代外,釉上常见红、绿、黄、褐、紫各色,尤其突出红色,其图案花纹几乎布满全器,故有浓翠红艳之感。

端午节的诸多节日习俗中,龙舟竞渡成为



相对于吃粽子、悬艾草、挂菖蒲及采药治病等众多习俗中较晚的一个习俗。龙舟竞渡活动被端午吸纳为节俗之后,其社会影响越来越大,后来几乎成为端午标志性活动。竞渡活动

被固定下来成为一种习俗的精确时间我们难于确定,有明确文字记载竞渡习俗的史料最早可见于南北朝宗懔著作《荆楚岁时记》:“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,伤其死,故拼命舟楫以拯之,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,一自以以为水车,一自以为水马,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。”唐代,龙舟竞渡迅速发展,上至皇亲贵胄,下至民间,竞渡之风骤起。唐代诗歌盛行,通常以诗记事。《全唐诗》中有关端午诗和竞渡诗不少。据统计,端午诗有十三首,竞渡诗达十七首,共三十首。

明嘉靖、万历时期出现了盛极一时的“青花五彩”。“青花五彩”是指釉下青花与釉上多种彩色相结合的陶瓷彩绘方式,以红、黄、绿、紫及釉下青花所组成的色调。嘉靖、万历时期的“青花五彩”中青花已经不再占据主要地位,而是与釉

上彩一样作为色的价值在一件瓷器中同等存在,在需要蓝色的地方则使用青花,在需要红、黄、绿等颜色的时候则使用釉上彩,彩绘不再受轮廓线的限制,而是自行设计图案并根据纹样颜色进行彩绘。“浓翠红艳”是嘉靖、万历青花五彩瓷器的色彩特点。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这些五彩斑斓的颜色在瓷器上的运用,使作品富有明亮鲜艳、色彩华丽的美感。盛行的金彩让青花五彩瓷画面在热闹、繁杂的画面上顿时安静和沉稳了下来,彰显出金碧辉煌的皇家气派。

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,明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处于明代中晚期。嘉靖、万历时的景德镇青花五彩瓷器得以蓬勃发展,呈现繁荣景象。明代王世懋在《二酉委谭》中记述了当年景德镇制瓷业的一派繁荣:“万杵之声殷地,火光冲天,夜令人不能寝。戏呼之曰:四时雷电机。”宋应星在《天工开物》中也有所记录:“合并数郡,不敌江西饶郡产……若夫中华四裔,驰名猎取者,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。”



北溟书院

北溟书院位于清代凉州府武威县城北三十里的永昌堡(今凉州区永昌镇),由武威知县欧阳永禧于乾隆七年(1742年)创建。

欧阳永禧(1710—1776),字德馨,号兰畦,广西柳州马平县人。18岁补诸生,25岁拔贡。乾隆二年(1737年)授甘肃合水知县,乾隆五年(1740年)任武威知县,乾隆十年(1745年)擢凉州知府。他是一位具有浓厚百姓情怀的官员,为官清廉,忠于职守,所到之处,兴利除弊,广施惠政,切实解决民生疾苦,禁停地方陋习,又常以官俸救济贫民;兴修书院,助学兴教,注重民风教化的培养等。他在武威留下了许多惠民政绩,受到武威人民的爱戴。当他离开武威赴任平凉知府时,武威“士民攀辕流涕,络绎数十里”。

在任武威知县的第二年(即乾隆七年,1742年),欧阳永禧在县城北三十里的永昌堡创建了北溟书院。在元朝时,永昌堡为永昌府,是永昌路的驻地,是当时凉州的政治、文化中心。虽然经历了二百余年的沧桑变迁,当地的人文依然兴盛。于是,欧阳永禧创建了北溟书院,聘请学者周子兰为书院的主讲,又倡导乡民捐助田地、水磨为书院的校产,有效地解决了书院的经费问题。

丝路驼铃

清代陇上盛名独具的凉州“四大书院”

□ 张国才 柴多茂

乾隆五十一年(1786年),北溟书院又修增一些房舍,规模逐渐扩大。清末新政后,北溟书院改为初等小学,为武威北乡的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。

雍凉书院

雍凉书院位于武威城西隅,由甘凉兵备道成定康于光绪元年(1875年)创建。

成定康字清泉,湖南宁乡人,少年时考取廪生,咸丰十年(1860年)为左宗棠幕僚。同治七年(1868年),成定康随左宗棠进入陕西,因其辅佐有功,被保举为记名道员,后统领湘军成信军,兼署绥德知州,后历任陕西延绥

兵备道、延榆绥兵备道、甘凉兵备道,官至甘肃按察使。光绪元年(1875年)初,成定康由延榆绥兵备道调任甘凉兵备道。初到凉州的成定康深感当地民风兴盛,于是慨然捐俸银一千两,在城内西北隅购置民房创建了雍凉书院。雍凉书院共房五院,场院一处,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废。

武威古称“雍凉之都”。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,大禹分天下为九州(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雍)。关于雍州的范围,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:“黑水西河惟雍州。”其位置相当于今陕西南中地区、甘肃部分、青海东北部以及宁夏部分地区。但无论是大禹时期还是周朝,河西地区均属雍州。《凉州府志备考》记载,西汉元朔

三年(公元前126年),汉武帝改雍州为凉州。汉献帝建安十八年(213年),曹操想恢复《禹贡》时的九州体制,汉献帝便下诏把十四个州合并为九个州,撤销凉州,原来凉州的所有郡城并入雍州。因为武威既处于古代雍州范围,又在汉代凉州范围,所以武威古称“雍凉之都”。这大概是成定康把新建的书院命名为雍凉书院的缘故。

斗转星移,白驹过隙。武威“四大书院”已成为中国书院史上的一个缩影,也是清代凉州儒学兴盛的一个绝美背影,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展现了浑厚博大的凉州文化,需要我们挖掘、整理、研究、传承、弘扬。(连载完)